

济宁兖州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何欢欢,任雅倩,李 勇

(烟台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众多地方政府撤市设区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增加农民收入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基于 2007—2017 年济宁九个县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兖州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模型。结果表明:撤市设区对当地农民收入仅有一年的短期促进效应;该效应在数据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但在时间上不具有持续性。新区前期基础设施建设中大量农村人力投入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及新区与中心城市的利益冲突导致农民收入未能持续增长。撤市设区后应适当转变发展管理模式,及时引导划入城区的农民适应城市发展需求,以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撤市设区;合成控制法;农民收入;短期冲击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20(2020)03-0272-07

“撤市设区”,即“市改区”或者“撤市建区”,是国家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方式之一^[1]。行政区划管理工作应当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注重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18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实施 2018 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指出继续开展撤县设市,稳步推进撤市设区,增强设区设市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脱贫、致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因此,通过合理推进小城市撤县设区、撤市设区,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撤县市设区的影响效应方面,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撤市设区促进了人口集聚,加快了城市化进程^[2-3],对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供给、经济增长三个领域均产生促进作用^[4];能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凝聚能力,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5],且撤县市设区政策实施时间越早对经济促进作用越明显^[6]。李郇等^[7]通过分析得出撤县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约有 5 年短期促进作用,

这种效应不具有持续性。另有学者角度新颖,探究撤县设区对城市房价的影响,认为撤县设区能够促进区域住宅价格的提升^[8]。研究方法方面,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对农民收入水平影响研究涉及经济与地理两大学科的交叉,已有研究较多采用“直接比较法”^[5,9]或“双重差分法”^[6,7,10-12];也有个别学者采用合成控制法研究行政区划带来的影响,如运用合成控制法估计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这一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13],分析上海等地撤县设区对房价的影响等^[14]。

以上研究多集中于省级与市级行政区划调整,研究对象为大城市,鲜有研究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县市级区划调整,且未有实证研究分析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基于此,以济宁市兖州区为例,运用合成控制法分析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探讨相关原因,以期对政府行政区划调整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区域为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济宁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包括任城区、兖州区、曲阜

收稿日期:2019-11-04;修回日期:2020-01-09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8RKB01153)

第一作者简介:何欢欢(1996—),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E-mail: hehh47@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李勇(1979—),男,山东菏泽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统计理论与方法、农村发展。E-mail: liyong9802@163.com

市、邹城市、微山县、鱼台县、金乡县、嘉祥县、汶上县、泗水县、梁山县(见图1),共计2区2市7县。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增强济宁市的综合实力,济宁市政府于2013年11月实行了合并市中区、任城区为新的任城区及兖州撤市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

数据主要来源于《济宁市统计年鉴》与《山东省统计年鉴》,参考前人相关研究,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城镇化水平、农业科技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款情况等存在强相关关系^[15-17]。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解释变

量来代表农民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及金融机构存款余额4个参数作为合成控制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农业机械使用量及农业技术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第三产业产值一定程度上反应农民收入用于服务业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地区的消费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反映城乡居民收入结余情况。图1给出了济宁市各县区的行政区划分布及2017年的各县区4个指标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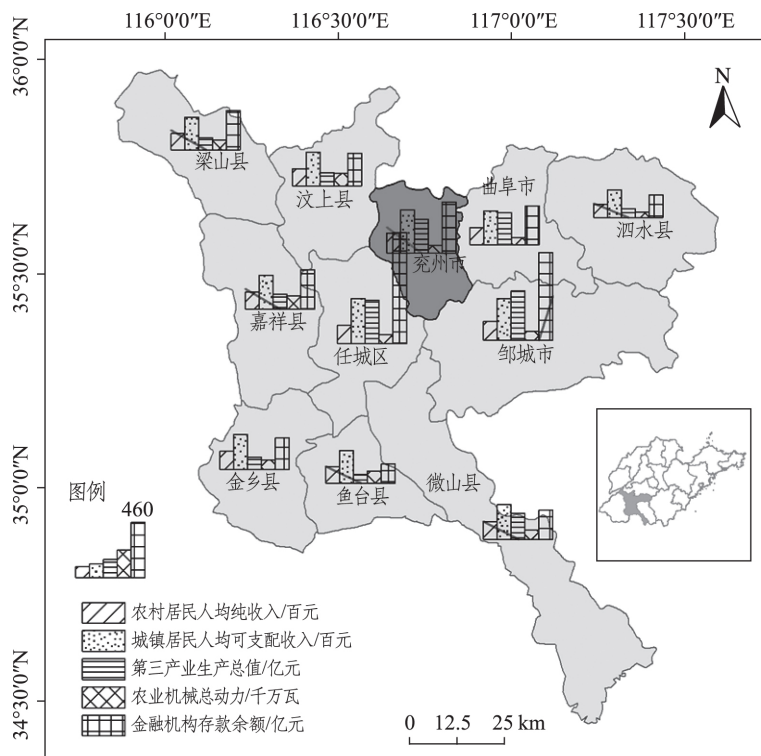


图1 2017年济宁各县区行政区划及各经济指标参数

Fig. 1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of Jinan in 2017

2 研究方法

鉴于直接比较法与双重差分法在区划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合成控制法来分析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由Abadie等^[18]在2003年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恐怖活动的经济成本时创立,其基本思想是寻找与研究对象(处理组)相关且相近的可参照对象,通过对可参照对象的加权组合,构造一个“反事实”的对照组,进而分析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评估政策带来的影

响^[19-20]。这种方法允许存在多维的共同冲击,而非单独的个体固定效应与个体时间效应,因此允许不同个体有不同的效应与趋势。通过采用最优权重对历年参照对象数据进行拟合,可有效避免研究者主观选择控制组的随意性,减少主观选择偏差,避免过分外推^[21]。

由于任城区2013年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合并了市中区,这将会导致指标数值差距较大,权重不一致;而泗水县与其他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相差较大,与兖州区不具有相似性,因此本文选研究区时将任城区和泗水县剔除,选取了济宁市的其他县市拟合兖州,如微山县、鱼台县、金乡县、汶上县、嘉

祥县、曲阜市和邹城市。主要原因如下: 1) 同一地级市的县市同属于地级市的领导范围之内, 宏观政策等基本相同; 2) 相近地域之间具有一定的平衡型、稳定性; 3) 相近地域之间经历的外部环境与风险基本一致, 因此对居民收入影响的幅度和变化方向也较为相似。虽然各县市间要素差异以及发展不均衡等原因会导致县市间的差异, 但可以通过选取最优权重合成“真实”的兖州。

利用各县市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及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作为解释变量, 通过加权组合构建兖州, 使合成兖州与撤市设区之前兖州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尽可能一致, 参考文献 [4] 的研究方法, 设定模型如下:

$$I_{0,t} = I_{0,t}^* + D_t a_t, \quad (1)$$

式中: $I_{0,t}$ 为经历撤市设区的城市在第 t 期的农民收入; $I_{0,t}^*$ 为该城市如果没有经历撤市设区的第 t 期的农民收入; D_t 为城市是否在撤市设区研究区间的哑变量; a_t 为撤市设区对第 t 期的农民收入的影响。

引入因子模型, 对于没有经历撤市设区的参照组城市 i , 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I_{i,t}$ 服从以下模型:

$$I_{i,t} = \delta_t + \theta_t Z_t + \lambda_i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δ_t 为农民收入的时间固定效应; u_i 是城市固定效应; Z_t 农民收入的解释变量向量, 包括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θ_t 和 λ_i 是各自的系数向量; $\varepsilon_{i,t}$ 是各城市的随机扰动项。

若处理组兖州未经历撤市设区, 其农民收入 $I_{0,t}$ 可通过参照组 J 个城市的 I 加权合成, 计算公式为:

$$I_{0,t} = \sum_{i=1}^J W_i \cdot I_{i,t} = \delta_t + \theta_t \sum_{i=1}^J W_i \cdot Z_t + \lambda_i \sum_{i=1}^J W_i \cdot u_i + \sum_{i=1}^J W_i \cdot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中: W_i 为合成兖州的各城市的权重, $\sum_{i=1}^J W_i = 1$ 且 $W_i \geq 0$ 。最优的合成权重 W^* 可以通过 Abadie 开发的 Synth 程序得出。

因此, 撤市设区对兖州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模型可表示为:

$$a_{0,t} = I_{0,t}^0 - I_{0,t}^* = I_{0,t}^0 - \sum_{i=1}^J W_i \cdot I_{i,t}^*. \quad (4)$$

3 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图 2 描绘了兖州 2007—201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 GDP 比值的变化, 可以看出: 2007 年以来比值呈波动状态, 2014 年比值达到近 10 年的最大值, 随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 GDP 比值回落到较平稳状态。为分析撤市设区是否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下文通过实证分析进行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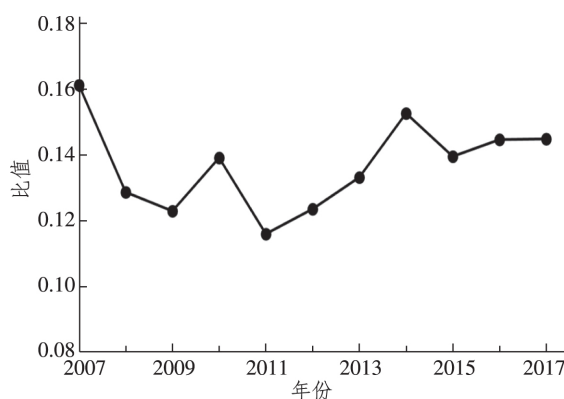


图 2 兖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 GDP 比值的变化
Fig. 2 Changes in the ratio of per capita net income to per capita GDP of farmers in Yanzhou

3.2 实证结果分析

合成控制法结果显示, 合成兖州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邹城市、曲阜市、汶上县、嘉祥县和鱼台县加权合成, 权重分别为 0.691, 0.224, 0.053 和 0.032; 其他 4 个地区的权重为 0, 即邹城市、曲阜市、汶上县和嘉祥县较好地拟合了未经历撤市设区的兖州, MSPE 仅为 0.69。邹城市所占权重最大, 主要因为选取的地区中邹城市与兖州的经济水平最为相似。在合成兖州农民收入的 4 个解释变量中,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所占权重分别为 0.667, 0.202, 0.110 和 0.021, MSPE 为 1.13。可以看出,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4 个解释变量所占权重高, 因而可推断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变化有较强的相似性。

图 3 给出了兖州与合成兖州的农民收入的变化路径。在撤市设区之前兖州与合成兖州的路径几乎完全一致, 说明对照组地区较好地拟合了兖州农民收入的特征, 合成兖州能够反映撤市设区

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 从图3可以看出, 2014年以后, 两条路径的重合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兖州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于合成兖州, 说明撤市设区这一行政区划调整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2015—2017年, 合成兖州与兖州之间的差距保持基本相同状态, 说明撤市设区在之后的几年未能持续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表明撤市设区政策对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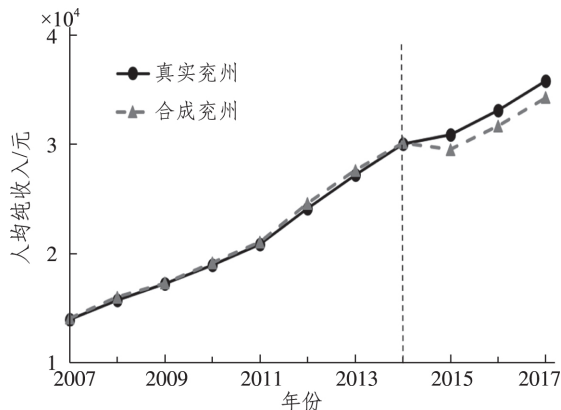


图3 合成兖州与兖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farmer's per capita net income between Synthetic Yanzhou and Yanzhou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图4展示了2007—2017年合成兖州与兖州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 从图4可以看出, 2014年之前合成兖州与兖州之间的差值较小, 说明合成兖州能较好地代表未撤市设区的兖州特征, 自2014年开始二者之间的差值急剧增加, 而2015年之后二者差值维持在较平稳的水平, 说明在兖州撤市设区在第一年对农民收入水平带来较强的增长效应, 之后几年这种增长效应不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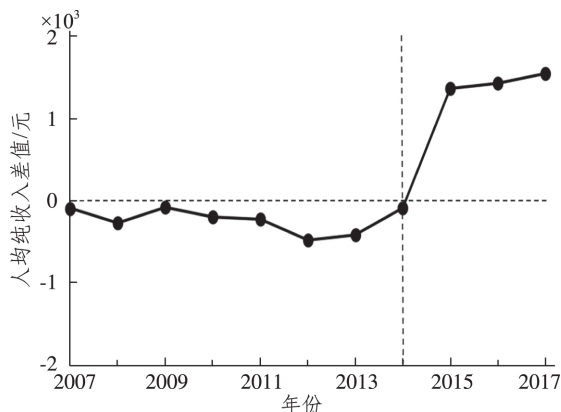


图4 合成兖州与兖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差值

Fig. 4 Difference of farmers' per capita net income between Synthetic Yanzhou and Yanzhou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证兖州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借鉴 Abadie 等^[2]的做法, 对其他对照城市进行了安慰剂试验 (Placebo test), 其思路是从构成反事实组 (对照组) 中选取一个地区, 把这个地区作为处理组, 利用其它地区 (不包括前文处理组受到政策影响的地区) 合成这个地区, 看是否能得到较好的拟合效果. 在比较案例研究中, 由于潜在的控制地区 (对照组) 数目通常不多, 因此不宜使用大样本理论进行统计推断, 而采用 Abadie 等^[2]提出的适合任何样本容量的安慰剂检验.

依据安慰剂检验的思路选取对照组中作为控制地区之一的曲阜市作为处理组, 运用合成控制法利用其它城市构建一个合成的曲阜市, 比较合成的曲阜与曲阜之间的农民收入水平. 如果合成的曲阜与曲阜之间的差距显著, 则说明之前用合成控制法拟合出的结果不能证明结论; 如果差距不显著, 则可以说明前文分析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图5~6分别给出了合成曲阜与真实曲阜农民收入的时间变化趋势及两者的差值, 可以看出, 合成曲阜可以较好地拟合曲阜市的农民收入特征, 在兖州撤市设区时间段前后并无显著变化, 因此可以认为前文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3.4 短期效应分析

基于前文得到的“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只具有短期冲击作用而不能持续促进增长”这个结论, 分析原因如下:

第一, 撤市设区目的之一是加快推进都市区融合发展, 一个地区为了追求持续发展, 会在改革之后将着力点放在基础设施上.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乘数效应, 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 兖州撤市设区之后正式成为济宁城区板块, 因此承接了众多重大基础设施, 包括城市道路 (104省道改线工程等) 交通基础设施, 供水、供电、通讯、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社会性基础设施. 兖州改革初期, 为对接济宁都市区规划布局, 完善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基础设施, 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城镇居民在生存结构已经稳定的情况下, 有较低意愿放弃已有的工作状态而投入新的短期性建设项目; 但是在存在大量第一种兼业类型的兼业农户的农

村地区,农民以农业收入为主,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倾向于在离家近的地区务工,因此此类农民更愿意参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了农民收入增长.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其带动作用消失,多数参与建设的农民重回无额外收入状态,因此农民收入在撤市设区后的第二年回落到以前的平稳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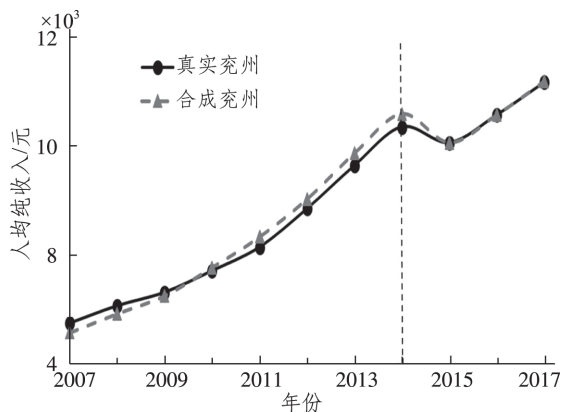


图5 合成曲阜与曲阜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farmer's per capita net income between Synthetic Qufu and Quf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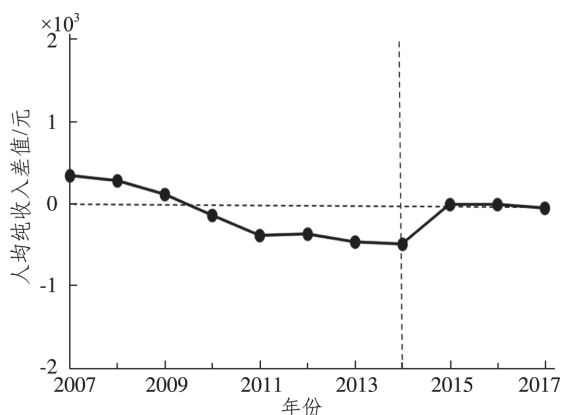


图6 合成曲阜与曲阜农民人均纯收入差值

Fig. 6 Difference of farmers' per capita net income between Synthetic Qufu and Qufu

第二,兖州撤市设区后,政府加大了对医药、物流、农机、精细化工和意大利工业城5大特色产业的重视,吸纳大量兖州农村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兖州农民收入的提升,但未能实现收入模式与方法的创新,仅为临时性需求与粗放式增长.行政区划调整仅是市区内部整合的开端,必须与政府职能转变、区域管制模式等方面的变革配合进行才能实现从简单的行政区划调整到都市区整体的飞跃^[23].撤市设区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心城市、大城市.这与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对大城市有强烈的偏好有关,也与大城市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

有着密切关系^[24].虽然在兖州撤市设区时济宁市规定,撤市设区后,当地仍享有县级管理权限,同时享受区级有关优惠政策,原则上实行原县级市事权不变、经济管理权限不变、财税体制不变、优惠政策不变“五年四不变”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资源的规划权、审批权被集中到地级市的层面.此外,济宁在制定一些优惠发展政策及惠农政策时,在济宁城区前面加个“主”或者“中心”,即把兖州排除在外,从而导致兖州相对较少享受城区待遇,农民亦无法享受部分优惠政策.

第三,兖州撤市设区后将大量农村地区划入城区范围内,形式上看兖州城市人口增多,但并未真正实现农村人口的产业转型,也即出现虚假城市化、虚假繁荣现象.在城乡统一治理现状下需考虑“假城市人”的收入来源问题,被划入城区的农村人由于缺乏知识、技术、资金等,仍以务农或者做临时工为主要收入来源,收入水平难以得到质的提升.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较新的用于政策评估的合成控制法,基于2007—2017年济宁数据,研究分析了济宁兖州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兖州撤市设区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在统计数据上具有显著性,但在时间上不具有持续性,仅持续一年左右,即只有短期冲击作用.该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在撤市设区前期,地方政府为了收到立竿见影的效益提升通常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第二产业加强投入与监管,但随着时间推移,政府的投入与监管减弱,且以中心城区的发展为主,导致中心城区与撤市设区地区未能协调发展.撰写此文期间,又出现撤销长治县为上党区、设屯留县为屯留区等行政区划调整,以及众多提出撤县、市设区申请暂未得到批复的地区,县市区层面的行政区划调整数量急剧增加.

在新型城镇化驱动下,要客观看待撤市设区政策,并不是所有的县市都能通过撤市设区增加农民收入.行政区划调整应当坚持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非城市人口占比大的地区可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扩大优势农产品产量与销路、发展特色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乡镇产业等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撤市设

区的目的是整合地区资源,优化区域结构以促进地区发展,进而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但必须与政府管理模式转变、职能转变等方面的变革配合。政府应该探索具有持久性与规范性的制度与发展模式,而不应追求短期的统计数据增长。因此,地方政府不能盲目通过撤市设区以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农民收入,而应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考虑长久发展与共同发展,加强撤市设区后的监督与评估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机制,重视民意,确保惠农政策实施到位;注重对农民的培养与指导,发展现代知识性农民群体,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因地制宜采取适合其发展水平的方式调整改进。

参考文献:

- [1] 王匡夫. 国家建设视域下当代中国行政区划变革研究 [J]. 长春: 吉林大学, 2018.
- [2] 唐为, 王媛. 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 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5, 50(9): 72-85.
- [3] FAN S G, LI L X, ZHANG X B. Challenges of creating cities in China: lessons from a short-lived county-to-city upgrading policy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2, 40(3): 476-491.
- [4] 万陆, 李璐瑶. 中国撤县设区政策的区域一体化效果评估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1(6): 77-81.
- [5] 李开宇, 魏清泉, 张晓明. 从区的视角对“撤市设区”的绩效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J]. 人文地理, 2007, 24(2): 111-114.
- [6] 游士兵, 祝培标. 行政区划改革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J]. 统计与决策, 2017(2): 79-83.
- [7] 李郇, 徐现祥.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J]. 地理学报, 2015, 70(8): 1202-1214.
- [8] 石忆邵, 徐妍菲. 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价格变化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南汇并入浦东新区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1, 31(9): 1452-1457.
- [9] 陈钊. 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四川省为例 [J]. 经济地理, 2006(3): 418-421.
- [10] 何春, 刘来会.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审视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 7(7): 72-78.
- [11] 邵慰, 杨珂.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策效用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 34(8): 52-57.
- [12] HECKERT M, MENNIS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greening urban vacant land: a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2, 44(12): 3010-3027.
- [13] 王贤彬, 聂海峰. 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 [J]. 管理世界, 2010, 6(4): 42-53.
- [14] 王丰龙, 张传勇. 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房价的影响研究 [J]. 地理研究, 2017, 9(5): 913-925.
- [15] 高延雷, 王志刚, 郭晨旭. 城镇化与农民增收效应——基于异质性城镇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J]. 农村经济, 2019(10): 38-46.
- [16] 马群群, 孔婷婷. 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差距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35-44.
- [17] 张小东, 孙蓉. 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面板数据聚类分析 [J]. 保险研究, 2015(6): 62-71.
- [18] ABADIE A, GARDEAZABAL J.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 113-132.
- [19] HSIAO C, CHING H S, WAN S K. A panel data approach for program evaluation: measuring the benefit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with mainland China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12, 27(5): 705-740.
- [20] VEGA-BAYO A. An R package for the panel approach method for program evaluation: pampe [J]. R Journal, 2015, 7(2): 105-121.
- [21] BIRDSALL C.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an application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under performance management [J].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20(1): 49-77.
- [22] ABADIE A, DIAMOND A, HAINMUELLER J.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10, 105(490): 493-505.
- [23] 张京祥, 沈建法, 黄钧尧, 等. 都市密集地区区域管治中行政区划的影响 [J]. 城市规划, 2002, 5(9): 40-44.
- [24] 谢涤湘, 文吉, 魏清泉. “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发展 [J]. 城市规划汇刊, 2004, 3(4): 20-22.

Impact of Turning County into District to the Farmer's Income in Yanzhou, Jining: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HE Huanhuan, REN Yaqian, LI Yong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many local governments chose to turn county into distric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under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nine counties and cities in Jining City from 2007 to 2017,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was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urning county into district on farmers' income in Yanzhou, and a model for the effect of turning county into district on the income of farmers was construc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removing cities and setting up districts has only one year's short-term promotion effect on local farmers' income, which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ut not persistent in time. A large number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time ha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for which absorbed a lot of Farmer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but the completion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county and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led to their failure to sustain growth. After turning county into district, th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mode should be changed appropriately, and the farmers who are assigned to the urban areas should be guided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ime,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Keywords: turning county into district;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farmer's income; short-term impact

(责任编辑 李秀芳)

声 明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切实保护作品的著作权，特此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万方)、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投稿邮箱：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红旗中路186号鲁东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邮编：264039，E-mail: ludongxuebaolk@vip.163.com)，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作者向本刊提交论文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